

风光揽胜



盐田，一道美丽的风景

□胡海宽

在我的心中，广袤的盐田是一道无法抹去的永恒风景，从小就在盐卤中泡大，对盐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。那一望无际的蓝天碧水，如盐场人的心境，开阔无比；纵横交错的盐河、鳞次栉比的蒸发池波光粼粼，如同棋盘格子整齐划一；泛起红晕的结晶盐池里常年盛开的盐花，纯白似雪；偌大的养殖池塘，鱼虾贝应有尽有，微微泛波的池塘里，争相跳跃的大对虾，如诗如画……每每浮想联翩，那淡淡的回忆好似那从从随风飘摇的海英菜，深深热恋着这片洒满阳光的土地。因此，思绪的闸门时时被撞开。

春天，结晶地里卤香四溢，粒粒饱满的盐种在盐池里盛开着一片片洁白透明的银花，给人希望和力量；夏天骄阳似火，卤菊在荡漾，银花在开放，那羞涩的海水在这里孕育凝固，结晶升华；秋天那一条条崛起再崛起的食盐带照亮了这块咸土地，碧水银山，相映成辉，座座盐廩印着丰收的硕果；冬天，粗犷豪放的盐场汉子用那铮铮铁骨为结晶池里的生命遮挡风雪，细心呵护这维持人类生命的力量。因此，盐，使我对它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愫。让我永远忘不了盐工夕阳下推着盐车的身影，忘不了盐圩里的炊烟，忘不了收盐的欢乐情景，忘不了与工友在滩涂一起掏沙光鱼的欢愉，忘不了在效益池边看护棚里的遐想，忘不了坐在盐廩上观看夕阳西下的情景，忘不了盐田里的点点滴滴……那缠绵的思绪啊，用经历在上面写下岁月的沧桑，促使我对盐滩充满了狂热，充满了爱恋。

如今，曾经留恋的那片盐田，在产业结构调整的伟大蓝图中，改成了新型高效生态养殖基地，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，心中的那片咸土地，变成万顷养殖池塘。然而，还留下了一方盐场人相恋的盐田，成为黄海之滨永不褪色的纪念。

守望那远去的盐池，守望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熟悉的乡音，纯朴的乡情，一草一木，一人一事，都被岁月刻进了沉思的额头，让我感到无限的亲切和眷恋……我坚信，我祝福，那道抹不去的盐田风景，将会被装扮得更加美丽，更加富饶，更加年轻。

往事如烟

难忘昔日同学情

□江正

前不久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打开一看，是分别近50年的同班同桌老同学。他传来老同学要聚会的喜讯，我高兴极了，当即表示那一天要去得早一点。

自顾明镜里的我，已届耄耋之年了，一头白发，满眼泪花。追忆记忆中的残余碎片，细数51张日渐陌生的笑脸，跨越两个世纪的重逢啊，有多少喜悦，多少心酸。那时我们都很清贫，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5块钱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旧衣服。偶尔想上街去解解馋，也只能买只黄烧饼咬咬。那时候校园宁静祥和，全班同学像亲兄弟姐妹一样，互相借东西总是有求必应，丢失了从来拒绝赔偿。住校生有什么小毛病，走读生从家里端来热蛋汤，冬天，寒流来了，贫困生们就留在宿舍取暖。22个男同学挤在木板铺上，晚自习后就成了乐园，嬉笑打闹，在不着调的二胡声里怪唱。熄灯铃响后顿时安静，偶尔听到谁在悄悄说话，谁还在咀嚼山芋干。还记得那座烟熏火燎的大厨房，我们捧着碗排队去打饭，蹲在树荫下狼吞虎咽，去盛满水的大桶里洗碗，总盼轮到自已监管厨房的那一天，可以吃点小灶，有三顿饱餐。

记得每到周六下午课后，我们步行20多里路回家去见爸妈，把平时省下来的一个馒头，带回去让姐姐分享。晚上在煤油灯下听妈妈叮咛，看父亲一言不发抽着旱烟。

还记得有几个星期不回家，父亲就会从老家来看望，来时带来一堆家中的土产品，让全宿舍人一起分享。我们常常边吃边议论，谁家的桃子大，谁家的香瓜甜……

同学情，深似海，重泰山，浓似酒，心绪如缕，魂牵梦绕。让我们且行且珍惜，愿同学情地久天长。让我们在这个光辉灿烂的新时代里唱响“最美不过夕阳红”。



记忆碎片

儿时的合德老街

□刘德明

五十多年前的射阳，还是个小县城。在这个小县城里，却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几条不起眼的小街。

其中一条古老的小街，时常浮现在我的梦中，不时勾起我儿时的回忆。

她就是横穿半个县城的桥南小街，这条街宽约4米，街面铺着青砖，古色古香，有点像上海朱家角的古街。

小街南北很长，越往北走门店越多，越热闹。

我们先看看朝阳西桥，那时的西桥是个大牌楼的雕栏木桥，横跨美丽的小洋河，富丽堂皇，很有气派。桥的两岸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方，桥北是县委、县政府所在地。东边是人民大会堂。周边有射阳百货商店、射阳饭店、射阳土产公司。桥北对面是向阳饭店。

桥南有人民银行、糖业烟酒商店、桥南饭店、合德供销社门市部，还有著名书法家唐熙先生坐店的合德文化商店。

小街不大，但风味小吃却很

多，都是老字号，很有名气。像老银行旁边，姚大连子的熏烧猪头肉、熏烧野兔腿，未到摊前，就先闻到卤味飘香；我母亲的手打米饭饼焦黄香甜，蒸的大糕松软可口；桥南饭店的手擀阳春面，黄黄的面很有筋道。一碗阳春面，配上杂骨熬制的高汤，再挖一小块猪油，浇上一小勺卤汁，撒上一把蒜花、香菜，味道鲜美极了。

一路走到街中，可以看到有个面朝西的二层小楼，楼下半边是糖烟酒日杂门市部，北边有间木匠铺。西边是老剧场。到了晚上，灯红酒绿，热闹非凡，各种买花生、葵花籽、薄荷糖的小贩以及烤红薯的农村大爷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旁不停地吆喝着。人们看完戏，三五成群地来到工农兵小吃部，吃一碗鲜肉小馄饨，或者上一盘老锅贴，那就是高级享受了。

再往南，就是大同医院。老百姓看病就愿意去这家平民医院，几毛钱的药，就能把感冒之类的小病治好。

过去什么都上计划，买什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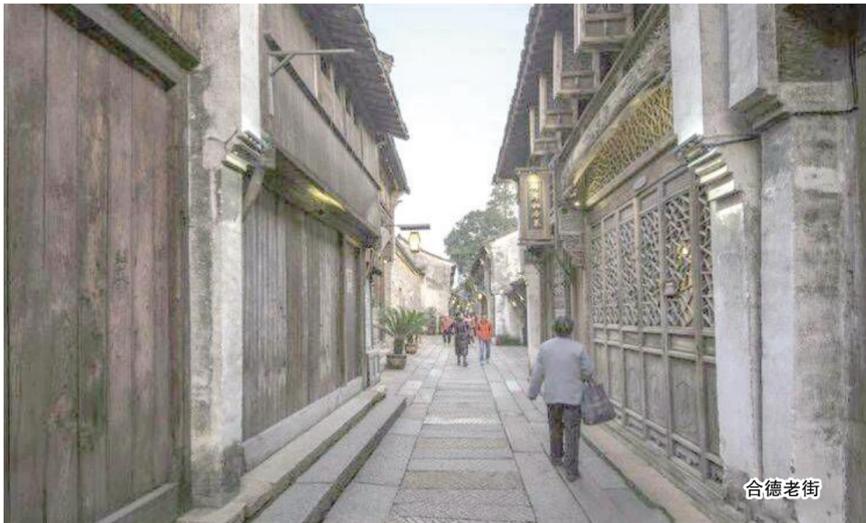
都凭票证供应。日常生活离不开粮票、布票、肉票、鱼票、豆腐票等票证。像韩家豆腐店，光有票证还不行，还要起大早去排队，这样才能买到豆腐、卜页、茶干。

再向南有家门面不大的酱园日杂店，很多小孩都去过这家店买过酱油、食盐之类的调料。

到了开春，路边田里都长了很多野菜，大多数人家挑了野菜包春卷。当时小街上倪菩萨家做的春卷皮最好。但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，也要预约或早早排队才行。

再往南门店逐渐稀少，也显得清静。好在县城最大最好的学堂——射阳县小学就坐落在小街的南边。学校大门上“射阳县小学”五个大字写的高雅清秀。后来，听说是著名书法家何冰生老先生所书。

儿时上学走了八年的小街，如今已变成县城最繁华的振阳大街了。她能唤醒我沉睡的记忆，让我常常回想起儿时许多有趣往事。



合德老街

乡俗拾萃

夏至吃馄饨的由来

轶名

夏至意味着夏天过了一半，不过炎热酷暑天气才正式开始呢，届时全国范围内有一股热浪侵袭，所以夏至多吃些清热解暑的食物利于防暑降温哦。每个节气都有一些饮食习俗，如冬至吃饺子、立春吃卷饼等，那么夏至到了就吃夏至面和馄饨。

夏至为什么要吃馄饨？有三种说法。

夏至吃了馄饨，游泳不怕水。夏季是游泳的时节。煮馄饨时，等水开了下锅，经过“三滚三冷”，见一个个馄饨浮了起来就可以捞上来吃了。由于馄饨在水里最终都会浮上来，不会沉到水底。于是，就有在夏至这天吃了汤馄饨，

游泳时人也会像馄饨一样浮在水上，不会被水淹的说法。

夏至吃“馄饨拌面”长寿。夏至这天吃馄饨时，有的人在馄饨里拌面条。吃了馄饨可以免“瘦夏”，用面条的长比拟夏至的长昼时间，取长寿的好彩头。而夏至以后，正午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，北

半球的白昼日渐缩短，因此，民间又有“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”的说法。



夏至吃馄饨使人聪明。馄饨，古人称其形“有如鸡卵，颇似天地浑沌之象”，而“馄饨”又与“浑沌”谐音。盘古开天，浑沌初分，吃了馄饨可变得聪明。民间还将吃馄饨引申为打破浑沌，开辟天地。

夏至吃馄饨有讲究，要在中午吃。除了中午吃馄饨，夏至早上还得喝粥，据说这样可以防治一些夏季常见病。夏至后，天气闷热，疾病很容易发生，民间就有用苋菜包馄饨给小孩子吃的习俗。主要是预防孩子夏天生病。

馄饨汤里配以紫菜、虾皮汤，含丰富的蛋白质、钙、碘，有效补充了高温多汗人体消耗多的矿物质、维生素，尤其老年人常吃一些虾皮，对提高食欲和增强体质都很有好处，还能预防自身因缺钙所致的骨质疏松症。

地名探秘

防备港避潮墩

据阜宁县旧志载：光绪七年(1881年)，海水倒灌于夏季，淹溺甚众，损失巨大。光绪八年(1882年)阜宁县府倡议建墩避潮，九年(1883年)兴工构筑。沿海丫头港、鲈鱼港、海神庙、蛮缸港、团洼、四副头、八十顷、六分滩、盐嵩港各一座，其中防备港两座，计共十一座(都在现射阳县境内)。

防备港两个避潮墩，又称大皇墩，分布防备港东西两侧距港口500米左右，居于今射阳县临海镇境内。上世纪60年代期间，其墩高度不低于10米，占地约5公顷。避潮墩之筑，亦不限于阜东一地。盐产区从阜宁庙湾场外至盐城伍佑场及东台各场均有之。当时处于生产力低弱之条件下，避潮墩不失为人为防御自然灾害一大举措。



岁月留痕

笔写人生

□邱玲娜

这是一支老式的圆珠笔，深绿色的外壳质朴无华，笔上的刻字早就模糊不清，下笔时生涩、断断续续，无不透露着岁月的痕迹。显然，这个家伙陪伴了它的主人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。

第一次见它是2011年的9月，那时我刚到新洋场志办工作3个月，却因着每天从早到晚和文字的接触，没有了刚出校园的浮躁和轻狂，练成了一副安静沉稳的性子，而它就静静地躺在主人的老式邮包里，伴着“凤凰牌”老式自行车“吱呀吱呀”的轴承声，来到了我眼前。

这是我和易老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面，刚毕业的我不知道眼前这位不苟言笑、不善言辞、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是易福华，更不知道他是60年代的研究员、全国首批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。为了让后来者能直观地感受农场发展史，当时办公室的几位撰稿人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在志书附录部分增设一个《回忆录》章节，恳请老场长、老技术员、老知青中的典型人物“赐宝”，易福华就是其中一位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易老来送稿的那天天气不错，但他却很憔悴，走路很费力，扶着腰，走几步歇一会儿。由于是手写稿，负责总撰的主任让我输入电脑转换成电子档。当这份稿子递到我的手上时，我一怔住了，手写材料见过不少，却从未见过这样的稿子，字很潦草，字迹很轻，而且内容上去有些东拼西凑，涂改痕迹很重。从进门就未言语的易老开口了：“抱歉，最近身体实在欠佳，脑子很清醒，却爬不起来，感觉好点了就写上一句，有点潦草，我的笔也估计没油了，笔迹淡，你可能看不清，要是实在认不出来，问我就行。”而后，他又实在不放心，给我从头到尾把稿子读了一遍，不清楚的地方还用这支笔描了又描。

等到那吱呀声远去后，我开始认真读稿，但渐渐地眼睛发涩，模糊难以想象，当时身体状况极度糟糕的易老是怎样耐着性子，戴着近千度的眼镜写下了这篇近三千字的回忆录。歇息之余，撇到了桌前，这支笔竟然被落下了，它一言不发，同它的主人一般内敛。我立刻电话告知他笔在我这，易老说“劳烦照顾，下次来取”，未曾想这却是我跟他说最后的话。

我和易老虽只有一面之缘，但因为这篇文稿，我们交谈了许多。翻开这16万字的《新洋农场志》，易老的这篇《暨走科技路 平凡四十年》看上去不那么起眼，比起他对新洋农业的贡献实在是不值一提，但鲜有人知道，在他最后的日子里，完成这篇稿子是如何艰难。当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糟糕，因日夜搞研究，写材料，患上多种疾病，最后又肠胃紊乱，几乎坐不下来。这三千字稿子是他花了近一个礼拜时间强忍着病痛写出来的。

这支笔就这样静静地在我的抽屉里待了一年多，几乎写不出字来了，我却一直不舍得扔掉，我知道陪伴易老走完最后一程的它，早就从骨子里刻上了易老的痕迹，价值也并非金钱能够等量的。看到它，和易老接触的点点滴滴又清晰地浮现眼前。我想永远地珍藏着，据为己有，但最终还是把它交给了易老的儿子。

去他家送笔的时候我又一次震撼了，一个曾经的总农艺师，家中却连像样的家具电器都没有。听他儿子介绍说，易老为了搞研究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辞掉了农科所副所长、总农艺师等行政职务，放弃了拿双份工资的外援机会。多年来，还一直瞒着家人将稿费私人积蓄全部捐给山区的贫苦儿童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5年多过去了，每当我迷茫和疲倦时，脑中总会浮现这支笔的影子，想起易老的音容相貌，然后又重新燃起斗志，沿着他的脚步继续努力……

鹤乡的桥

流光溢彩的明湖东桥

